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謄録監生臣李　標

遼史拾遺卷十

錢塘厲鶚　撰

本紀第二十一

道宗一

道宗孝文帝諱洪基字涅隣小字査剌

侯延慶退齋閒雅録曰劉拱衛遼宣和初守祁州嘗

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李儼之子號李狀

元家燕人之最以學著者處能謂遼云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每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菊花賦次日賜批答一絶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賦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香零落秋風吹不去 錢芳標蓰斂詞話云遼主得其臣所獻黄菊賦題其後云云元張肎繼孟襲括其詞寄蝶戀花曰昨日得卿黄菊賦細剪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落葉鳴疎雨江總

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繼孟手書於卷予嘗見之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遼道宗嘗作字奏越大長公主捨棠陰坊為大昊天寺帝為書碑及額今在燕京舊城　晁以道嵩山集曰契丹主洪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

清寧元年夏五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九年夏五月契丹遣匡義軍節度使耶律革崇禄卿陳顗來册王為守太師加

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賜車輅冠服圭劍等物

又遣利州刺史蕭祿來册王太子為三韓國公

冬十二月丙申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即位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于仁宗為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報之猶弟婦通書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衆議每遣使但致

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為得體　歐陽
發文忠公事迹曰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使其貴
臣陳留郡王宗愿特哩袞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尚
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
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
父中書令晉王是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
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二年秋七月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朔日食

三年春三月冬十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嘉祐二年春三月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顗來求聖容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昪為回謝契丹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主宗真送其像及隆緒畫像凡二軸求易真宗皇帝及

上御容既許之會宗真死遂寢至是契丹遣使再求故命昇等諭令更持洪基畫像來即與之昇等至契丹果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兄于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契丹不能對以未如其請夜載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擲去之由是世傳永年有神力　秋九月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扈宣政殿學士禮部尚書吳湛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基像　冬十月己酉翰林學

士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回謝契丹使
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使置衣篋
中交致焉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報哀于宋
契丹國志曰太皇太后崩帝遣懷德節度使蕭尚延
請宋告哀宋仁宗發哀于内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
慰輟視朝七日

癸酉宋遣使奉宋主繪像來

邵博聞見後録曰嘉祐二年秋契丹求仁宗皇帝御

容議者慮有厭勝之術帝曰吾待契丹厚必不然遣

御史中丞張昇遣之契丹主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

肅再拜語其下曰真聖主也

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三年春二月遣告奏使

尚書工部員外郎崔奭珍如契丹

六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七年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五年契丹東京回禮使

檢校工部尚書蕭色實來

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六月朔日食四分　魏坤倚晴閣雜抄曰燕京歸義寺遼刹也天王殿前一碑無撰人姓氏額題彌陀邑特建起院碑文稱寺肇自清寧七年買徐員外地遂為歸義寺備書寺基墻垣尋尺以及佛像經藏之數碑陰首書疏主懺悔師守司徒純慧大師賜紫沙門守臻本行僧録檢校司空精修大師賜紫沙門智清次載邑衆姓名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

兼中書令豳國公劉二元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開
國公趙徽建雄軍節度使開國公劉霨諫議馬子詮
尚書張挺中舍李忠缺秘書省校書郎劉文左班殿
直韓允右班殿直王規燕遼國妃劉蕭氏遼國夫人
鄭杜氏其餘邑首邑長邑正押司官印官副正副錄
収錄錢物名號不一又數十人　鶚按道宗加僧守
志守司徒見于咸雍二年加圓釋法鈞二僧守司空
見于咸雍六年觀此碑知加司徒司空者先有守臻

智清名罷之濫從可知矣

本紀第二十二

道宗二

九年春三月辛未宋主禎殂

邵博聞見後録曰仁宗皇帝崩遣使訃于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契丹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後山談叢曰仁宗崩訃于契丹葬而來祭以黄白羅爲錢他亦稱是

咸雍元年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九年夏四月契丹遣寧遠軍節度使耶律寧益州管内觀察使丁文通來加册王為守正保義四字功臣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賜九旒冠九章服玉圭玉册象輅衣褋匹段弓箭鞍馬等物又遣利州管内觀察使耶律廸衛尉卿麻晏加册王太子為兼侍中加特進賜九旒冠九章服牙笏竹册革輅衣褋匹段鞍馬弓箭等物

二年春三月壬午彗星見於西方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九朝編年備要曰治平三年契丹改號大遼

三年夏六月辛亥宋以即位遣陳襄來報

陳襄古靈文集使還咸熙館道中作詩曰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路鴛鴦泊芳草無情妯娌花鐔館夜燈眠漢節石梁秋吹動邊笳歸來

攬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鬢加

鶚按宋史藝文志陳襄國信語録一卷

四年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太祖武元皇帝阿古達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異常將生河水為沸野獸盡嘷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

本紀第二十三

道宗三

九年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十年春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遼遣使蕭扈詣宋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略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界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等事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即非創築又非

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築白滈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窓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難狥情誠有侵踰何怯改正秋九月遼使蕭素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議于代州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不決

六月戊辰親出題試進士

元好問遺山文集顯武將軍吳君阡表云君諱璋字

䶂王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　蘓軾東坡題跋曰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　癸辛雜識曰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進士立試場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

押付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為問
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請主文劉侍中云君父
之過豈臣子所宜言耶即揖而出劉為變色劉侍中
名霄遼咸雍中狀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

太康元年春三月冬十月

陳振孫書録解題曰熙寧正旦國信録一卷天章閣
待制賓卞熙寧八年使遼所記　契丹國志曰春三
月遼復遣蕭禧賫國書詣宋以劉忱等迂誕為言宋

命沈括為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地界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　冬十月彗出軫　東都事畧曰熙寧七年遼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秘書丞呂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起復忱出疆遼主又遣蕭禧來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盖東西棄地五百餘里　葉夢得石林詩話曰元豐初遼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為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自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詞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

攜婉孌皇華何嘗有光輝　韓元吉桐陰舊話曰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莊敏公諱縝玉汝之使契丹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醉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酲也益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别痛飲達旦及叙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契

丹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撃之至死

二年

書録解題曰接送伴語録一卷集賢校理沈季長熙寧九年接送伴使耶律運所記

三年

宋史神宗紀熙寧十年以蘇頌為遼主生辰使　張舜民畫墁録曰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麟為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疇敢與遼人

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遼人非團茶不貴也常以二團易蕃羅一疋　鷄按蔡寛夫詩史曰韓襄客者漢南女子為歌詩知名漢襄間孟浩然贈詩曰只為陽臺夢裏狂降來教作神仙客襄客閨怨詩曰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先公熙寧中逆契丹使成堯錫見遺衣服刺此聯於裹肚上其下復刺丁香連理男女設誓之狀契丹重此句為佳製

四年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東南有大星出如瓠瓜聲如雷其光燭地

本紀第二十四

道宗四

六年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八年

麗元英文昌雜録曰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國正

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昏亂不記省隨行小

吏輩皆環坐以泣通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伴杜

刑部鉉至深澤縣界中咯血幾不可救劉右司摯充

賀同天節接伴沿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

肩輿以歸後數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

殊可怪也　契丹國志曰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九年秋八月高麗王徽薨　已巳以高麗王徽子三韓

國公勲權知國事 冬十二月辛卯高麗王韓國公王勲薨
東國通鑑曰王勲少有疾居廬哀毁疾益篤十月乙未薨于喪次母命國原公運即位于宣政殿遣侍御史李資仁如遼告哀資仁至遼帝勅不許入京館詔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合奏實情資仁奏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毁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特遣使到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帝

出御城外鐘殿引見慰諭

十年春正月丙午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

朱彝尊日下舊聞載遼奉福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曰京師奉福寺懺悔主崇祿大夫檢校太尉純訾大師之息化也附靈塔之巽位樹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為請大師諱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圓融國師為師居無何嬰脚疾乃遯還

盤山數課于白繖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紫衣十八年勅授上京管内都僧録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録屬鼎駕上仙驛徵赴闕今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禄大夫檢校太保次年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搜訪闕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進呈上嘉歎久之親為帙引尋龕次入藏清寧六年鑾輿幸燕回次花林師侍坐于殿面受燕京管内懺悔主菩薩戒師明

年設壇于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紀九年四月示疾

告終于竹林寺即以其年五月移窆于昌平縣司空

幽國公仰師高躅建立寺塔并營是幢庶陵壑有遷

而音塵不泯清寧九年五月講僧真延撰并書　周

質析津日記曰廣恩寺遼之奉福寺也在白雲觀西

南地名栗園按遼史南京有栗園蕭韓家當典之疑

即此地也　高麗史世家曰宣宗元年夏四月遼遣勅

祭使益州管内觀察使耶律信慰問使廣州管内觀

察使耶律彥等甲戌祭文宗曰惟靈性極禮義之端體涵中和之粹王爵馭貴早襲青社之封本神則仁全賦東方之氣躬懷忠款以力行述職貢而歲至一匡致主朝廷賴其勲千里于蕃生民受其賜方當拱手以仰成何意上天之不遺聞訃悼懷輟朝增欷嗚呼歲陰不留人生如寄一千年時運之逢五十載君臣之義遽藏夜壑之舟難秘東國之罷宜遄遣於軺音俾往申於奠禮魂兮有知歆此至意丁丑祭順宗

曰惟靈辰象純精嶽瀆秀氣慶發世國才為王臣甫
從英妙之年爰被寵嘉之命撫封日域述職天朝翊
戴輸勤開庇底乂方茂稱藩之績遽纒陟岵之憂議
以奪情俾其襲爵揩軺騑之既駕聞驛訃之云來復
嗟殲良益用震悼舟壑之不永乃人琹之遽亡言念
忠圖想見風矩臨遣輸馭往陳尊觴冥神有知諒我
遐意
大安元年冬十一月丙辰遣使册三韓國公王勲子運

為高麗國王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運二年冬十一月遼遣保靜軍節度使蕭璉崇禄卿温嶠等來册王為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上柱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一千户兼賜冠冕車馬圭印衣帶綵段等物

二年夏六月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有星如爪出文昌　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戊寅高麗遣使謝封册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三年五月遣知中樞院事李子威謝册命又遣尚書右丞韓瑩告奏時遼欲於鴨緑江將起榷場故請罷之

本紀第二十五

道宗五

三年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趙相挺之使遼方盛寒在殿上

遼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閹指示之俄持一小玉盒子至盒中有藥色正黄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盒中藥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匕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别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鷄寮趙挺之哲宗朝出使遼史失載宋史又無年月因附于此

四年秋九月冬十一月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五年九月遣太僕少卿金先錫如遼乞罷鴨綠江榷場冬十一月先錫還自遼回詔曰屢抗封章請停榷場諒惟細故詎俟繁辭適議便宜況未創置務從安帖以盡傾輸釋乃深疑體予至意

五年春三月秋八月

苕溪漁隱叢話曰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云誰將

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澠水燕談録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　陸嘉淑辛齋詩話曰蘇子由為賀遼生辰國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子瞻有詩送之既至國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卧江湖子瞻得詩次韵云氊

耄年來亦甚都時聞鴂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鑑湖聞曩時有刻石于使館者今無存矣　蘇轍欒城集北使還論北邊政事劄子曰北朝皇帝年顔見今六十然舉止輕健飲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人人安居不樂戰鬭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為自固之計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

夫使鄭顗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為自古所無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晝有流星出西北

岳珂桯史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寛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閒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

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雅謹閟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同仁廟之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斷古不敢復言他

六年

王暐道山清話曰元祐五年先公為契丹賀正使契丹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又問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爾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曰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見闕人先公曰見在召用舊人先是契丹主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

先公既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録嘗因便殿奏陳上
徼語曰通書說與純仁未幾先公捐館舍八年純仁
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

八年

劉跂暇日記曰元祐七年遼賀正使耶律迪卒于滑
州遼人倒縣其尸出滓穢口鼻中又以筆管刺皮膚
出水以白礬塗尸令瘦但令夫骨以歸

九年冬十月甲子宋遣使告其母曹氏哀即遣使弔祭

畫墁録曰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回至滑州使死剖其中央以頭内孔中植其足又取葉數百披揷徧體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蕃見其轍路深尺餘北蕃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　又曰元祐末宇文昌齡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頽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境外朝廷恩數甚渥遼人棺銀裝枝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果病噤不納粥藥

至十許日既而三病三愈竟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詣政事堂諸公大笑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割地又卻來也　老學菴筆記曰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揮白刃入所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肩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遼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遼使戲之曰曾服

花藥石散否　鵰按以上二事皆元祐末不知係何

年聊附于此

十年夏六月辛未宋遣使來謝弔祭

郡齋讀書志曰張浮休使遼録二卷皇朝元祐甲戌

春張舜民被命為回謝大遼弔祭使鄭介為副録其

往返地里及話言也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

東都事畧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

延禧為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

殊它日必有如張義潮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　鶚按宋史宣仁太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遣使告哀于遼十二月遼人遣使來弔祭遼史不書使臣姓名宋史失書遣使報謝今據畫墁録及郡齋讀書志知為張舜民舜民自云次年春被差入蕃則甲戌為紹聖元年而晁氏以為元祐者悞

是夏高麗國王運薨子昱遣使來告即遣使賻贈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十一年五月壬寅王薨元

子昱即位冬十二月遼勅祭使蕭遵烈副使梁祖述問慰使蕭褫起復使郭人文等來勅祭使詣魂堂祭宣宗慰問使傳詔於乾德殿兼賜賻贈起復使亦於乾德殿傳詔起復為驃騎大將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七百戶

本紀第二十六

道宗六

壽隆二年

東國通鑑曰九月高麗右僕射參知政事樸寅亮卒寅亮文詞雅麗宋熙寧中與金覲使宋所著尺牘表狀及題咏宋人稱之至稱二公詩文號小華集遼嘗欲過鴨綠江為界寅亮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卒謚文烈

三年夏六月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又曰秋八月彗出氐斜指天井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

三夕長丈餘埽尾星

五年春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齎國書詣宋見

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于南朝皇帝西夏早休

得即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

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粵惟夏臺實乃

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且于彼慶歷元豐中曾有報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宋國報書曰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人

子之分含容寖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
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
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
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輙于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
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
屈衆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辭徃求援救之力狡獪之
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
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絨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

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
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
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
於兩朝祖宗昭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
者詳味縟辭有所未喻輒違先旨諒不在茲
六年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冬十一月丙子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于内殿

蘇轍欒城集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令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　洪皓松漠紀聞曰道宗末年阿古達來朝以烏舍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古達憤甚拔小佩刀欲剚之烏舍急以手握鞘阿古達止得其柄杙撞其胷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

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禄山終致後害為言亦不聽卒至叛遼用烏竇為謀主阿固達且死囑其子固倫善待之

十一月庚申宋遣使來謝帝不豫

陸游家世舊聞曰楚公佃字農師使遼歸攜所得貔貍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為隙光所射輒死惟能糜肉一鼎之肉用此物

一臠投鼎中當即糜然遼人亦不以此為貴但謂味珍耳楚公使遼時有小契丹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留也又遼人負戴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從耳一日將就道忽遇一擔夫前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為言遣之楚公言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則以束帛與之公以

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國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之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為不可葢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閙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減幞頭之光行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副使忘洗幞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因從容與語使之洗副使亟謝

遼史拾遺卷十

遼史拾遺卷十一

錢塘厲鶚　撰

本紀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

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阿果天祚小字　蔡絛鐵圍

山叢談曰政和八年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

年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遼年號蓋遼先有重熈年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熈凡稱重熈則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為宣和元年

乾統元年二月朔改元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赤氣起在旁

二年

東國史略曰高麗紀肅宗明孝王七年遼天祚帝乾統二年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緣為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並轡出郊雪始霽初唱云馬啼踏雪乾雷動緣即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别解金帶贈之

四年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顒九年夏四月遼遣安遠

軍節度使耶律嘉謨利州管内觀察使夏資睦來册
王爲忠勤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
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戸食實封七百戸賜
車輅衣帶匹段鞍馬弓箭等物泰州管内觀察使耶
律傅鴻臚卿張織來册太子爲順義軍節度朔武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朔
州諸軍事行朔州刺史上柱國三韓國公食邑三千
戸食實封五百戸賜車輅衣服匹段鞍馬弓箭等物

五月冬十一月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

來告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十年十月王薨太子俁即

位遣中書舍人金緣如遼告哀緣至遼賜宴將奏樂

緣曰臣來時本國羣臣皆服衰絰今至上國獲蒙賜

宴臣子之情不忍聞樂遼主義而從之朝見時又乞

除吉服舞蹈學士孟郎謂緣曰殿廷服色宜從吉但

除舞蹈可也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塔喇台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温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　冬十月乙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令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

使賀天寧節又築席經嶺馬練川西堡侵疆不已北

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歡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

愕然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失情遣使復往宋尋

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趙

彥衛雲麓漫抄曰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

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坐

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

字只有口耳壬却無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幾辱命彼

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戕奏

上朝廷一時為之降黜　東國通鑑曰春正月遼遣

祭奠使耶律演左企弓來又遣弔慰使耶律忠劉企

常來又遣劉鼎臣命王起復

七年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朔日食

八年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俁三年二月遼遣崇禄卿

張揆來命王落起復清安軍節度使蕭良益州管内

觀察使李仁洽來册王為守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

賜冠冕車輅衣帶匹叚鞍馬等物　遼駐蹕寺沙門

奉航石幢記曰師諱奉航俗姓李氏涿水新城縣渠

村人幼入緇門訪道尋師就至燕京在街駐蹕寺禮

祥玉上人為親教馬清寧元年受具自後負笈遊方

復歸本寺辦修殿宇大安五年涿州惠化寺請師為

提點壽昌二年秋九月京北花嚴寺請為提點乾統

八年四月遷化於駐蹕之本院門弟子志堅瑩師於祖師塋側刻石為窣堵波述師實行焉

九年冬十二月

東國通鑑曰肅宗文孝王四年十二月遣都官郎中李國瓊如遼奏還女真九城

十年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周煇清波別志政和和詵接伴遼使至邢臺遼使柴誼指呼左右令獵回顧

謔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𤞞德耳遼使爲
之羞恨
天慶元年
契丹國志曰天慶元年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
遼貫至遼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
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
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天祚所以
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

罪於燕見貫陳滅燕之策改姓李名良嗣薦於朝遂
賜姓趙後天祚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
此 岳珂程史曰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
詩篇進益簡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
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
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亦可占其非據
矣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隨軍攻遼
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邉月暗興王故地野風

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乃契丹所謂西樓者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為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為人從可知也五鑾乃上京殿名

二年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即遣使致祭起復

東國通鑑曰肅宗文孝王七年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薨八月丙申遣殿中監李徳羽如遼告哀遼遣

勑祭使永州管内觀察使耶律固太常少卿王侁勑
弔使泰州管内觀察使蕭廸來
四月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真起兵以赫舍哩部人阿蘇
不從遣其部薩哈討之阿蘇弟達呼布來告詔諭使勿
討不聽阿蘇來奔至是女真遣使來索不發秋七月女
真復遣使取阿蘇不發阿固達乃與弟尼瑪哈烏舍等謀
以尼楚赫伊呼羅索棟摩等為帥集女真諸部兵擒遼
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

射鹿聞之畧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托卜嘉遇女真戰於寧江東敗績

東都事畧曰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絶倫一飛千里非鷹鶻鴟鴞之比延禧縱馳失道荒於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　契丹國志曰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

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異遼人酷愛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之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固達至是舉兵謀叛先是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白之類為市寧江州人抵其直且拘辱之州既陷殺之無遺類

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穆呼　徐夢莘

三朝北盟會編曰天祚嗣位立未久當中國崇寧之

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

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

事無用之物此爲利中國可以困憊聽之而天祚亦

驕汰遂從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小者若梧

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月望月如晝則必大熟乃

以十月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

已盈尺矣鑿氷没水而捕之人以為病焉又有天鵞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鵞人既以俊鶻而得天鵞則於其嗉得珠焉海東青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為異必求之女真每歲遣外鷹坊子弟趣女真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即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鬭而後得其後女真不勝其擾　遼金紀事曰海東青出於女真東北鐵甸等

五國遼主延禧酷愛之每歲大寒發使趣女真以海東青入貢發甲馬數百取之五國界巢穴中往往戰爭而得國人厭苦　方輿紀要曰五國頭城在會寧府東北自此而東分為五國因名　葉子奇草木子曰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　松漠紀聞曰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閒入其境上為女真一

人見而擒之得甲冑五百女真賞其人為伊拉齊阿格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為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餘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郎尼瑪哈烏舍羅索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

契丹國志曰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

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槍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前後左右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後追敗則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為戰所以勝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阿固達自宴漁河歸疑遼見伐尼瑪哈曰迎風縱棹順坂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鄰國聚衆為備以待其變於是併東瀬西瀫二海部族

用尼瑪哈古新烏舍爲謀主參與論議以尼楚赫移喇羅索楝摩等爲將帥阿固達有度量善謀尼雅滿善用兵好殺古實剛毅而强忍烏舍姦猾而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人號爲薩滿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尼瑪哈之下皆莫能及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各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攻破之殺戮無噍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二千又敗蕭嗣先於出河店又敗沫流河黄龍

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孺貫槊上盤舞為樂所過赤地無餘

十一月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鄂爾多為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伊實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努副之

十二月咸賔祥三州及鐵驪烏舍皆叛入女真伊實往援賔州南軍諸將錫林徳哷勒等往援咸州並為女真所敗

契丹國志曰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

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宰相張琳吳庸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副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材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

二雜以沓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鄂爾多來

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黄龍府耶律寧黄

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

混昌咸州都統將作藍龔誼副之左祇侯郎君詳袞

蕭呼嚕古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來

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却各退保寨

栅是夕都統鄂爾多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遼奚之兵

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遂推將作監武朝

彦為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内熟戶女真亦為阿固達吞併分揀强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本紀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五年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丙寅以圍場使鄂博為中軍都統耶律章嘉努為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努為副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呼塔噶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為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契丹國志曰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南出寧江路自長春州分道而進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為不祥

十二月乙巳耶律章嘉努叛戊申親戰於呼岱巴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汪藻録曰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八月率蕃漢兵五十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兵大臣

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一日一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則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呼塔噶為都統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賫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北軍深入鴨淥江人心疑懼章努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燕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女真可不戰而服章努謀泄竟奔上京立燕王燕王後所謂耶律淳者也翌日天祚退三十里欲班師或言於天祚曰

兵已深入背願一戰退舍何為天祚亟召諸將問策皆顧望莫敢言再傳令進兵十二月十三日女真乘契丹未陳三面急擊之是日天大寒積雪數尺日正赤無光天祚親臨陳戰三合已横屍紛然忽御旗西南傾衆隨之而遁去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為備

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人苦之故有是變其禆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閏月己亥遣蕭罕嘉努張琳討之

東國通鑑曰肅宗文孝王十一年三月遼東京渤海人作亂殺留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號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

五月女真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

契丹國志曰天祚命張琳討渤海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义梨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渤海上流有鐵騎五百突出其旁

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饑告諜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强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棟摩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乞救援當道於義即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檄到瀋州衆以渤海詐為此檄不為備是日聞探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

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遂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殆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茍免盡失軍資器械遂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烏舍鄂摩貝勒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侯槩吳檯天等在所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

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又曰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權用耶律大悲努為樞密使蕭察喇同知樞密院使閤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謀數人皆昏繆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謗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遠近傳為笑端　又曰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

祚而回

七年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膚宗文孝王十二年二月金緣馳奏金兵攻取遼開州襲來遠城下大夫清達柳白三營盡燒戰艦統軍耶律寧與來遠城下刺史常孝孫等率其衆載船一百四十艘出泊江頭移牒我寧德鎮以來遠抱州城歸於我遂汎海而遁

秋八月丙寅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

秋九月上自燕至陰凉河置怨軍入營

契丹國志曰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即秦晉王淳賢

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兼遼民自渤海之敗

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為軍彼必報怨此且報國必

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

使耶律佛德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名

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

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

第進獻武勇二千人如董䨼兒張闗是也又科斂車脚三千乘準備隨軍驅遣境内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軍共三萬人自六年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山劉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彦率府屬馬僧辯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彦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為張闗所殺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秋

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隂凉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刦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真軍戰於蒺藜山敗績女真復拔顯州旁近州郡

汪藻録曰天慶七年夏命燕王再會四路軍馬防秋十月至陰涼河州閭淵軍無衣刦乾州十一月燕王領輕騎二千如顯州討淵軍次懿州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號召大軍會嶶州天慶八年正月十三日過女真州東陳未合而潰初女真入寇多占天象如白氣經天白虹貫月之類契丹輙敗是夕有氣若火光起東北赫然如晝軍中皆無鬬志燕王與麾下百餘騎退保長泊魚務女真渡西入新州節度使王從

輔開門降焚掠而去經成懿濠衛等州亦然别遣棟

摩國王攻淵軍于顯州淵軍復大敗副統蕭幹者奔

毉巫閭山入宜州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真以馬疫破

乾顯等州而歸　鶚按秦晉王淳蒺藜山之敗汪藻

録作天慶八年與史差一年　契丹國志曰天祚在

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内庫

三局官打包珠玉玩好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

龍廐餵養為備常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

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為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其亾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封新州以歸即以謂威徳可加彼何能為復自縱肆

是歲女真阿固達用鐵州楊樸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契丹國志曰楊樸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

進士第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

三朝北盟會編曰有楊樸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

至祕書郎說阿固達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

家為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不能比者諸

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

新願大王册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

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

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
阿固達大悅烏奇邁等皆推尊楊樸之言上阿古達
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愛新遂以為國號愛
新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
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為
姓以旻為名　金太祖實録曰太祖先為完顏部人
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堅
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珍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

鶡冠金史太祖即帝位建元收國二年乃改明年

元爲天輔則楊樸之請當在收國元年遼史誤矣

八年

大金國志曰天慶八年春遼燕王淳將𤇆軍討金而

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陳而潰退保長泊魚務于

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

夏五月

契丹國志曰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秋女真陷東京

黄龍府咸信蘇復長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内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石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九年　春三月丁未朔遣右額爾奇木蕭寶訥坶等册金主為東懷國皇帝

契丹國志曰天慶九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

文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汪藻録曰楊朴既為女真建號因説曰自古英雄開國須受禪或求大國封册天慶八年八月阿固達遂遣人契丹求封册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如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月送還女真阿固齊趙三大王十也天祚

付羣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無患遂差靜江軍節度使蕭實訥埒翰林學士楊勉充册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使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使備天子衮冕玉册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册女真阿固達為東懷國皇帝册文曰朕對天地之閎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任宵衣為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

濱巨浸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緒碧雲袁野固須擬于栞材皓雪飛箱疇不推于絕駕章封虞服誠意人孚載念遅芬宜膺多戩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豊腴惟信可以持人惟寛可以馭物戒只敬只式孚於休以大聖大明犯安巴堅號改為至聖至明而已餘悉從之

秋七月金遣烏凌阿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冊文有栞材二

字語涉輕侮若暹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九月復遣實訥垈楊立忠先持

册藁使金

汪藻録曰十二月至金國阿固達召楊朴高慶裔高隨等雜駁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柬懷國乃書稱小邦懷其德之義及無策爲兄之文如暹芬多戩皆非美意形矢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尤輕侮命實訥垈歸易其文契丹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

睦則兄之意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為非是阿固達大怒叱出副使欲腰斬之尼雅滿諸帥為解人笞百餘三月遣實訥埒楊立忠回云册文詈我我不能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來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松漠紀聞曰女真乘勝入黄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

霤城天祚懼遣使立阿固達為國王阿固達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册帝為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立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囚其使不報

鶚按汪藻録所載十事無尚主之文且天祚囚金使于事不實

十年夏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托卜嘉率衆出降

東都事畧曰先是建隆以來女真由遼東藴州泛海

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高藥師者以大舟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過海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廻青州知青州崔直躬奏其事詔復委童貫措置已而遣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延慶仍與高藥師過海為邏者執縛送女真黏罕兀室詰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明年善慶等至京師檄宗令蔡京童貫見

之議事差歸朝官趙有開及馬政王師中之子瓌充使與李善慶等渡海聘之至登州有開死未往會河北諜者言遼國與女真修好于是罷遣使者止差呼延慶同善慶等歸宣和二年呼延慶至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修好不成請别遣人修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瓌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為名因與之約契丹若亡取燕雲舊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京趙良嗣會

阿古達于青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嗣遂與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固達曰燕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歳賦如契丹舊數遣良嗣等回約來年同舉差錫喇赫嚕為使大德古高隨為副持其國書來　大金國志曰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趙良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　趙良嗣燕雲奉使録曰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

登州泛海使女真忠訓郎王瓌副之良嗣自咸州會于青牛山諭令看攻上京城破遂與阿固達相見于龍岡約入上京看契丹大内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乘馬過五鑾宣政等殿遂置酒于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邉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又令上京俘獲吳王妃作舞獻酒妃初已配吳王既而延禧私納之又與其下犯法故幽囚於上京　汪藻録曰阿固達

留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吳王妃歌舞妃初配吳王天祚私納復與其下通因于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女真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為使人歡

契丹國志曰金人攻陷上京諸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之崇元殿慶州則望仙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殆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

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宫刼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揩揮有司修葬巡護奉先迎合誕漫類皆如此　亡名氏宣和遺事曰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為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畧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盖縁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

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汪藻錄曰宣和二年九月十八日差令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報聘十一月末達來流河金帳前金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意皆疑吝留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差大使赫嚕副使大德古與馬政等來回聘書中大畧云前日趙良嗣等回許

燕京路州鎮書載若不夾攻難應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難果意為異報示宣和二年三月十七日赫嚕達登州先是女真往來議論皆主以童貫以良嗣上京阿固達之約欲便舉兵應之故選西兵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赫嚕凡留三月餘八月二十日王黼議復國書止付赫嚕等還不遣使書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且承契好之

修深悉封疆之事惟夙敦于大信已備載于前書所有漢地事宜並如初議俟聞舉兵至西京的期以憑夾攻再遣呼延慶送歸

遼史拾遺卷十一